

北京甜心

BEIJING HONEY

彭扬 著

时尚，教会你如何统治男人、征服女人和惊吓孩子



康泰纳仕时尚三部曲之一，延续时尚传奇的狂潮

前『VOGUE』男士版编辑、春天文学奖得主首部长篇

比『丑女贝蒂』更具实用价值

时尚，教会你如何统治男人、征服女人和惊吓孩子

北京甜心

彭扬

文化艺术出版社

目 录

序	3
第一章.....	4
第二章.....	8
第三章.....	12
第四章.....	16
第五章.....	19
第六章.....	22
第七章.....	25
第八章.....	28
第九章.....	31
第十章.....	34
第十一章.....	37
第十二章.....	40
第十三章.....	43
第十四章.....	46
第十五章.....	49
第十六章.....	52
第十七章.....	55
第十八章.....	58
第十九章.....	61
第二十章.....	64

序

1921年，布拉格有了外国先进的自动照相机，可以一次同时复制六到十张照片。

古斯塔卡雅努克轻松愉快地将这种新奇的长串连续照片拿给卡夫卡看，他说，只要花几个钱就可以把人从各个角度拍摄下来。这种装置可以说是一种“认识自己”的机器。

卡夫卡微笑着说，你是说“误解自己”？

雅努克抗辩说照相机不会骗人。

卡夫卡嘴角上扬，嘴唇像是一道落入湖水的光，说照片使我的眼睛只注意表面的东西而已，基于这个理由，它使得原本晦涩的生命更加模糊，生命透过物件的轮廓，闪烁着一丝无力的微光。有如一场光影变化的嬉戏，即使以最敏锐的透镜也无法捕捉它。人必须凭他的感觉去探索生命。你以为只要在那便宜的机器上一按，便可以察觉到‘永恒的实在’这份深邃吗——多少世纪，多少诗人，艺术家，科学家以及其他无数制造奇迹的人，站在它的面前都会焦虑和希望，我实在怀疑这机器。这种自动照相机并没有使我们的眼睛变得复杂，只是给予我们一种更简化，更荒谬的瞬间视觉而已。

人们拍照是为了将其赶出心中，我的故事则是一种闭眼的方式。是为自序。

第一章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做过相同的梦。一旦步入宇宙与星辰，就需要一副坚实的眼镜，来保护自己的孤独和感伤。

在暗无天日的滚滚的黑暗潮流里，在遥远的星河之路游走不定的方向感中，在连风也不能抵达的荒凉内。

在这其间，什么会像钢针划过皮肤般地从记忆里掠过。

图像。词语。还是一望无际的浮光掠影。

是众神在咆哮，将奇迹的创造者囚禁在寒冷和不堪的方舟里。

是块比真实更夺目的拼图，碎片散落在爆炸残悬的陨石间。

是我们永无止境对自己的怜悯。是那份荒唐的陈述上早已生长的藤蔓。是从尽头向另一尽头无可挽回的下坠。

让我们肆意地追随这种速度游览。穿越银河的璀璨。太阳炎热的辐射。彗星美艳的尾光。看到幽深之中我们再也熟悉不过的蓝色星球。它停顿在那，像是一架多年失修的钟摆。人造卫星带着刺耳的杂声重复着单调的圆周运动。我们坠向那片深蓝。

大气层里回荡着遥远的电子乐。苍茫的云海透露着雪国的光线。豪华客机摇摆着巨大的身躯像鲸鱼一般招摇而过。雀群拉落一片大都市的夜晚。

摩天大楼的灯盏照亮了整座城市的繁华。向下投射的舞台光让我们找到声音的来源。高楼顶端的酒吧里，年轻人们正跟随这个时代最迷人的摇摆乐起舞。灯影盘缠，霓虹闪烁。

他先是坐在那儿，然后把酒杯放在一边，站起身来。推开身旁拥挤的人群，若无其事，一直走到天台上。

他继续往前走。直到面前陈列着大都市迷离的呼吸。为了看得更清楚，更加融入这种无与伦比的景色里，他翻越天台的边缘，双手抓住栏杆，俯身向下。

似乎有过几秒的停顿，他放开了双手。

此时此刻。就是此时此刻。时间和空间的重影相遇。组成事物的像素停止运行，早晨的光线从瞳孔的边缘溢出出现现实，这便是梦。

军队的喇叭不合时宜的播放起“打鸣进行曲”。我几乎用尽所有力气睁开双眼，反复几次，才抬起压在枕头下的右手。在忽明忽暗的意识间，我努力地摸索着床头的耳机，沉重地戴在头上。左手在床下的地毯上抓起 iPod，按下 play，又回归无梦的睡眠。

很好。是我喜欢的曲子。Shane Mack 的《Lie to me》。

我为偶然性心生欢愉，浅意识里的那个分身已经开始在房间里随着吉他清澈的旋律轻摇慢舞起来。

从挂满我珍藏众多滑板的墙壁，到摆放着高达模型和玩具的书橱。途经的细节：电脑屏保上 Tony Hwak 的空中旋转 900 度。贴在窗户旁边的 1956 年毛泽东画像。扔在地毯上的几本成人漫画和几张电音 CD。一个有些磨损掉漆的兔爷。花鸟纹案的瓷茶杯里还剩一半可乐。有破洞的牛仔裤底下是大学的毕业证书。穿着军装的父亲，没穿军装的母亲和六岁时我的合影。

白色的床被像是一个倒影，真正的主人悬浮在天花板上。她是 Lindsay Lohan。赤裸着身体，微曲着双腿，张开温柔的怀抱。背景是似乎永远也没有尽头的海浪和岁月的树丛里若隐若现的回声。日光。沙滩。还有女神的光环。

这张无比巨大正对睡床的涂鸦插画，诞生于大学时期的某个春天。那时我下定决心要让自己变成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我央求在中学教美术的表哥在我的天花板上画一位性感的全裸少女。毫无疑问，那一定是 Lindsay Lohan。她曼妙的身姿和邪气的面孔，成了我个人历史里一座富丽的殿堂。

因为她，我一睁开眼睛便能清晰地看见一位好莱坞女郎永远跟我在一起。那时，她还不是洛杉矶世界闻名的女同性恋者，没有人会想到，在没有星星的深夜里，她会和她帅气的DJ女友在街道旁边热烈的舌吻。

也因为她。我被邻居得过“思想道德标兵”的小妹妹唤作小流氓。她拿着一瓶碳酸饮料在我的房间里流窜和撒野的时候，像康德一样仰望上空。伴随着她被吓坏了的表情，她把那种黏糊糊的液体喷在了我的脸上。

我被母亲训斥过很多次。但是我总拿出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作挡箭牌。我重申自己与“文艺复兴三杰”有着相同的审美情趣，对身体的热爱是高尚和纯粹的艺术表达。在军队大学教外语的母亲狐疑地瞥了我一眼，便再也没有提及这件事。

让我出乎意料的是，我原本以为父亲会激动闯进房间，命令我把头顶的少年幻想粉刷干净。我原本以为自己会绕着操场跑二十圈，并最终倒在烈日炎炎的悲剧中喘息。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父亲甚至看都没有看过我的天花板。仿佛那是一种本来就该在那的事物。是一个具有实体的梦。

在波澜的起伏中，微光粼粼的梦。

之所以偏爱梦，是因为我是个善于逃匿的人。每当某种加缪式的真实强烈的毫无防备地侵袭我的时候，幻想乐园的大叔总是慷慨地向我敞开大门。但有时候，大门被彻底地封锁起来。无论你怎么呼唤，叫嚣和歇斯底里，也无法得到守门人的垂青。世界离你越来越远，真实离你越来越近。

K。对我而言，一度是个遥不可及的词。

这种遥远，跟一切的物理距离无关。从小到大，我们是再也亲密不过的好朋友。然而，他身上的某种气质，宛如一位从仙境来到人间的诗人，把一种奇异的生存精神放置在一种微妙的高度上。

他从夜晚的摩天大楼上纵身跳下，永远地沉入了我的梦里。

很多瞬间，我分不清（也不想分清）什么是梦，什么是真实。直到葬礼邀请的电话潜潜而至，我才意识到，他已经进入永恒中，而我还在时间的风尘里短跑。

我在衣橱里翻箱倒柜，把衣服甩得四下狼籍。目力所及，似乎没有一件能够让我恰当地出席这次特殊的仪式。就像一个没有正确标点的句式，没有语气，也不成立。

坐在滑板上，我头发蓬乱地望着K的照片。忽然被什么附体似的，我拉起一套鲜亮的红色衣裤，和那张记录着模糊字迹的纸条，走向大雨般汹涌的日光中。

前行，继续前行。穿过这条竹木装饰的黄色走廊，才能抵达空洞的人群和为死者送别的礼堂。光线折射的角度在这里很是奇特，速度被无限地拉长，路径变得不可逆转。紫色，灰蓝色，霓虹绿，冰火相融。好像《爱丽丝梦游奇异世界》里那条诡异的兔子洞。无尽的幽深，连接着K不为人知的内心疆域。

颜色与光影的羽毛，与不可抑制的回忆在我身上斑斓地起落。

我一直被K的某种孤独所吸引。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我们会成为无比亲密的好朋友。在这个世界上，他像是一面镜子，把我无法理解的宿命感完整地映衬出来。无论是萧条的沙滩上，他独身一人在修砌着城堡；还是在军队大院的花园，他与昆虫草木的窃窃私语；或者是房间角落的那架天文望远镜，他经常用其搜索外星人的蛛丝马迹。

大学的时候，我们合办过一份杂志，来纪念我们自认为伟大的友谊。内容涉及哲学，伦

理，无政府主义，人类学，遗传基因，小说和幼儿漫画。总之，一切我们认为有意思的话题，都像黑洞生吞活剥它的食物一样，把知识碎片转换成精神能源。

可以想像，这种杂志的命运：读者只有我们两个，没有人愿意触碰棱角锋利的文本怪物。杂志一共印制了八期。大部分都被积压在 K 家储藏室的角落，落满金灿灿的灰尘。

然而，自然界总是会有奇迹发生。我原本以为会就此封存在黑暗里的纸本也拥有它的第三位读者。她是我们小时候的玩伴。长大以后，则只是 K 的朋友。我已经不记得她的名字了。只有她臃肿肥胖的身体在回忆里机械地运转。

她身患残疾，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脑子好像也不太灵光。初中退学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军队大院。几乎所有的大院小孩都对她的疏远和隔离。只有 K，只有 K 对她一如既往的诚实和热情。她常常穿着旧旧的女兵服，颠簸地穿过草坪，脱连着身后冗长笨重的影子，来到 K 家敲门。那声音像是集中了她对人生所有的希冀，轻声细雨地凋落在冷酷的世界尽头。

能给我一本杂志吗。她说。

之后，她用抽搐式的脸部肌肉堆叠出一个微笑，带着杂志，在蓝天白云下穿过花园和操场。

安得烈（戈尔兹。克莱斯特。三岛由纪夫。海鸣威。拉吉舍夫和马雅可夫斯基。正如 K 的书房里群山环绕般的思想明星一样，他和他们终究走到了一起。以至于我时时刻刻地产生某种幻觉：K 是作为一个哲学存在并行于我的存在。是一次“平行宇宙”的共时性事件。

K 把乖张表象下的惊涛骇浪隐藏地相当完好。人们很容易就忽略他，因为他总是远离人群，身处深不可测的孤独中；但是人们又无法忽略他，因为他异常优异的成绩单和被其他人在背后津津乐道的诸多怪癖。而他常常以此为乐。

比如：他把自己的手表拨快了半个小时。永远地将自己放置在了比我们快半小时的世界里。当我的手表指向九点，他的则是九点半。当我的是一点半时，他的已经是正午。他对自由游刃有余地掌控，让我觉得他并不是来自地球。像是一个暗示神谕的少年，背负着使命，在人间传递着某种信息。

他的离开，对我而言，也并不是消亡。只是回家的时间到了。这位宇宙来客终将返回隐秘的故乡。

黄色走廊的尽头是葬礼举行的厅堂。黑色无处不在。所有的人。走动着的。停顿下的。还有好像即没有走动，也没有停顿，而是被一种若有所失的面孔依附着的。

在群氓般的黑色礼服中，我身上闪亮的红色套服像是一个组装和粘贴在一起的离奇命案。

注意力并不在葬礼上的人们迎接着我的到来。他们的眼神里充满着不能理解。甚至不能容忍这万丈深渊里的红色光芒。黑色在肿胀和扭曲的线条里，终于安静下来。

我走向棺木前站好，凝视着躺在里面的 K。我的左边，是 K 的父母。我的右边，是一个穿着黑色蕾丝裙的小女孩。我低头望她的时候，她正咀嚼着口香糖，带着轻蔑的眼神，用嘴唇对我吹了一个大大的白色泡泡。

这个位置几乎就是礼堂的中心。那位主持葬礼的好心人在只言片语的谈论起 K 生前的谦卑，忠孝和才华横溢。只是那些颗粒般的声音震动并没有收纳在我的耳膜上。我抬头看着礼堂的顶部。一个五角星。金色粗边的光线由粗至细像那心脏的方位聚拢。

越来越紧凑的仪式，让这里，仅仅是这里，成为一艘由管风琴伴奏着的，哥特教堂式的宇宙飞船。

K 的神情像是熟睡的花草。身体变得小巧和甜美。淡淡的烟云俯身摘揽大气层里的光点。他的房间。那间与他的大脑一样神奇和精密的处所，从此将空空荡荡。

在我的身上，某个地方，有一个细小的碎块突然掉落下来。我想那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彼此，才得以完整的存在。现在 K 的缺失，让这样的存在变得那么不可靠和不真实。

尽管他永远站在了自由这边。

漏洞。缺口。无以名状，无法穿透的情感。像抑制不住的暮蔼，浩荡奔腾地弥漫在宇宙飞船的空旷里。

有什么在身体里挣扎。仿佛难以继续一般，输入了不能拒绝的指令。快感或是沉沦，已经无关紧要。

葬礼还没结束，我就走到出口。我有效地躲避过人群。我把鱼鳞似的红色武装扔在角落。米白色背心和蓝条纹短裤，连同我蓬乱不堪的头发一起，成为了这个夏天最重要的部分。

我没有回头。径直地拿起滑板走下去。直到被海潮似的光斑侵伏。

第二章

踩着滑板，跟随风，我穿越天安门广场。

骄阳像一个没落的京剧花旦把炙烈的光线变成碎碎点点。大学毕业以后，我即将成为一个更加失败的人；而 K 的消逝，让我觉得一无所有。我只是一个正在行动中的空壳而已。没有思想，任人摆布，凝视着惨白的骨头当中那个幽深的洞。唯有血液此刻是真实的。它们顺着微小的管道，前赴后继，涌往脑海，在前额发出晕迷的轰鸣。

一旦生活让我觉得无药可救，我通常就会产生幻觉。这些支离破碎的影子如同时间的镜面折射出角度不同的花纹，我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逃避现实的瘾君子。

我躺在神圣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旁边，让幻影托起沉沦。

安东尼奥尼的那部中国记录片仿佛卡住似让镜头停在那里：成群的青蓝色的行人推骑着黑色自行车覆盖住闪光的地面。在另一个图层上，1949 年开国大典的飞机坦克，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夹杂其间。还有更久远的时代，当中国还是世界中心的时候，皇城的主人带领数不尽的嫔妃与臣民接受来自地中海国度使节的朝拜。我想象着自己就在世界的中心上，像婴儿一样蜷起双腿，怀抱滑板，让迷幻点滴释尽。

逐渐地，我成为了形迹可疑的人。不仅是在来往的行人眼里，连广场四周的警察和便衣特工也盯上我了。也许他们认为我是哒赖喇嘛派来滋扰社会稳定的自焚信徒。缓慢地，至少我感觉是，从人民大会堂的方向，一些人朝我聚集过来。其中一个人的眼神像是能毒死好几头非洲象。

果然，我作为影响市容，玷污圣碑的恶童被强制驱除离开。我重新地站在板面上，落魄地穿过声浪与喧嚣，朝东北方向，南城子胡同的地界滑行过去。

一路上，遮天的树影把天空的湛蓝分割成不规则的形象，零散地悬浮在胡同里老人们满是褶皱的脸庞上。我险些撞上一辆载满乳灰色瓷瓶酸奶的三轮车。在行进的颠簸中，有关 K 的记忆就好像眼泪一般，从这些老人们的瞳孔中弥流出来。

所有的泪水都聚集在军队大院那个空空荡荡的游泳池里。在夏日的呼吸里，它又重新涟漪四起。我们的童年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幼稚园是军队幼稚园，在游泳池的左边；小学是军队小学，在游泳池的右边。无论何时，我总是在上课走神的时候目不转睛地望着那片幽蓝，以及浮游其上的天空的影象。直到五年级那年，莫名其妙地停用，让它变成一个废弃干枯的窟窿，变成一个再也没有用处的大坑。

它的前方就是操场。战士和军官整齐地从水泥地上掠过，像雁鸟在迁徙。

我和 K 坐在一片幽梦般的池水旁，静静地听着耳畔的军歌嘹亮。

父辈的世交让我们总在一起。那时我们年纪尚小，K 的言语不多，但智慧超人。他总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就让老师把他当成最宠爱的对象。无论是上课时的完美答题，还是代表学校比赛时拿到的金牌。尽管看起来孤独。但是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了的，我那时想。

看到他，我总是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的学习极其一般，平庸得像是一个长着苦瓜脸的失业的中年男人。没有任何特长。说话也不讨女孩子欢心。如果我一年不出现，班上大概也不会发现少了我这个人。

那时我从大人们那里获得的唯一赞许就是我会翻倒立。但是我一般不在陌生人面前翻，只在我喜欢的女孩面前表演。从幼稚园到小学，我暗恋的女孩子始终没有变过。她的祖母是俄罗斯人，据说是他祖父在一战结束以后，公派俄罗斯留学时取回中国的。在她身上，总有

一种异域风情，遥远神秘，又无法捕捉。每当她一出现，我的目光总是牢固的被其所吸引。我们一直都是同班同学，这让我找到一些机会，只要两个人独处的时候，我就会开始翻倒立，试图想引起她的注意，进而博得她的好感。可是她看上两眼，极其尴尬地笑了一下，那种表情好象是吃了一顿倒胃口的晚餐又不好意思不付钱的阔太太，她例行公事般地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然后把头扭向窗外球场上那个高年级的足球明星。

后来我才知道她喜欢比自己大很多的男生。上幼稚园时，她喜欢对面二年级的数学课代表；上一年级时，她喜欢上五年级的足球小子；小学毕业时，她干脆被家人送到英国读书，她说自己以后的梦想是嫁给威廉王子。我和 K 一起去机场送她。她在机场拍拍我的臂膀说，小子，你还太年轻了，等你再长大一些，再长大一些，我们或许可以谈谈。她用两根优美的手指在空气里比划出一段距离，然后径自地走向飞机的通道。

在最后的一刹那，她回头看着我。

我以为她会放下行李朝我飞奔过来。可现实是，她又一次尴尬地笑了下，耸耸双肩，并且对身边引路的型男空乘妩媚地眨了眼。然后带着她 Hello Kitty 的包包，像摆脱童年阴影般迅速地消失不见。

我和 K。两个小学生。站在偌阔的机场里。

黄昏的尾光像一双温柔的手掌，与风一起轻轻地抚摩我的发丝。K 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软软的仿佛是马上化掉的黑巧克力，从两边掰开，把其中一半放在了我的手上。

回顾我的失败史，如果说这段时间，能从中学到点什么，那就是我可以一辈子都是一个失败的人，但绝对不能任人宰割。

我想起贡布里希有两本书，一本是《艺术与幻觉》，还有一本是《秩序感》。我想艺术的原理有时也适用于生活，怎样来把握幻觉，建立自己人生的秩序感，对那时的我而言是头等大事。

当时学校里有一股邪恶势力。他们是一个三人小团体。领头的男孩子是一个将军的孙子。剩下的两个人是他的小跟班。他们到处行恶多端。搜刮弱小孩子的零用钱，抢夺女生藏在书包里的零食，还在一些书呆子面前作威作福。由于显赫的家世连老师们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们与他们一直像是两条平行线，从来没有想到彼此会有交汇的一天。但是保罗·奥斯特小说里的情节发生了，我们不仅相互聚集，而且还大难临头。

我们被他们围堵在学校外面的墙角。领头的男孩向我们索要钱币，另外两个男孩子把我们按在墙上。他们扯拉我们的书包，把里面的书本倒在地上，试图在其中发现一些值钱的东西。他们用粘满糖果遗迹的双手狠狠地伸进我们的口袋里。其中一个用拇指不断地按着 K 的头，逼问现金的藏处。我心里有种情绪震颤了一下。只有短暂的几秒，但它的后劲足以让我拨开按住的手臂，朝着 K 身旁的男孩一拳下去。此后将近半分钟的时间，局面就此僵硬在哪里，谁也没有丝毫动静。

但很快地，领头的男孩意识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无以名状的损害和侮辱。他用比我大得多的劲儿将我反按在墙上，用另一只手卡住我的脖颈。他的脸慢慢靠近过来，对我说，除了你，还有没有一个人反抗过我。说完，吐了一口吐沫在我脸上。

我了解暴力，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用暴力去解决问题。当时我完全被吓住了。我身体的某一部分开始像石头一样钝化下来，仿佛看见了希腊神话里九蛇头的美杜莎。在我还没有意识到接下来的拳打脚踢之前，K 已经挡在我前面。隐隐约约的阵痛中，我看见邪恶首领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空的塑料瓶，转过身去就开始朝里面撒尿。大概二分钟之后，他把这瓶黄色浓密的尿液从我们青肿的身体上浇灌下来。

大院小孩的野蛮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他们愿意，他们甚至会用手边的电锯砍断你的腿。

我扶着 K 跌跌撞撞的离开。晚上躺在床上我一夜未眠。这个事件像是一个轻巧的开关，只有在灿烂的深夜才会发挥作用。它被打开。来自我的幽深的人性皮囊里面，从未引起过我注意的什么，突然无可抑制地喷发出来。他让我觉得之前的自己完全白活了。既然我没有被打死，那么我的生命就应该重新开始。

第二天，我很早就坐在空旷的教室中间。其他的同学都去早操了，我找了生病的理由瞒过老师。我走到邪恶三人组的教室里，找到他们的书包，把这些看起来臃肿无用的蠢货拖到操场后面的空地上。我拿出昨天晚上装罐好的小瓶汽油，模仿《教父》里的场景，淋洒在上面，点一根火柴，轻轻地丢了下去。

早操结束以后，我假装老师的名义把三个人叫到烧书包的地方。在他们刚刚准备怒火中烧的时候，我就用砖头朝领头的男孩砸了下去。我看到浓重的血像是梵高《星空》的冷红色，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另外两个小跟班呆滞在一边，吓得不敢出声。被砸的男孩像是一堆轰然散架的攻城木马，垂直地就倒在地上。我用脚踩着他的头，把红领巾解下来，栓在他的头上，然后拽着他围着操场转了个圈。

那时，我终于发现了潜伏在身体里的某种力量。这种力量让邪恶小混混从此再也不敢靠近我们。我坚定地认为这个世界不是他妈的用爱构成的，对于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一定要让他们罪有应得。每个人都需要做自己的英雄，自己解救自己并不算过分。要不是 K 一直陪护在身边，说不定现在我早已关进深牢大狱。

此后的中学生活，K 像一颗蓝色的药丸，当我的暴力倾向不间断地发作时，立即舒缓我的焦灼和感伤。

K 延续了小学十项全能的辉煌。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做错过。他是班里的第一名，老师的眼中沉默但值得信赖的人物。而我除了需要时时克制住的燥狂情绪外，似乎什么也没有剩下，就像一座没人愿意搭理，但又需要时时警惕的小火山。但那时，我开始有了理想。我拼命地学习英文。从妈妈的书架上抽走过期的《TIME》。把收音机拨调到英语节目的频道。上政治课的时候看 Stephen King 的恐怖小说。目的只有一个，我希望有一天能跟全世界的妙龄少女愉快地交流。我其他的课程极其一般，惟独英语分数高居不下。这种动力让我每次轻松得拿下年级英语的前三名。高三还未结束，我就考过了大学英语四级。我被老师推荐参加全国的英语比赛，也为学校拿下了一块块金牌。英语老师把我当成宝贝，其余的老师都把我当成垃圾，因为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只会说鸟语的知识残疾。

虽然我跟 K 最终考上了同一所大学，但是进入的途径却不相同。他是保送，我则是通过特长生考试降分录取。但是不约而同的，我们都开始趋向沉静与平和。K 更加迷恋自己的哲学世界。我的燥狂也不翼而飞。大学毕业之前，K 像是预知自己即将离开世界，向我多次讲述生命与轮回的佛法。他说，诸行无常，诸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我无法猜测佛教的“四法印”跟他的离开之间有何微妙的关联。但我清楚地记得那段时间他反复引用的诗句。

如果你是船，那就不要靠岸。因为你的宿命就是漂泊。

滑板停在表姐的纹身店前。我的悲伤也全部落进了这个暗藏玄机的句式里。我只想把它抛在脑后，永不拾起。我夹着滑板走进去。她正在对着镜子看纹在脊背的绿渡姆。她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但满脑子古怪想法，女权主义的杰出旗手，这使她不得不从男人成堆的军队大院搬出去住。纹身店是她的副业。属于她和她的纹身师男友。

她回头看见我，一副遇到了街边受伤的独眼犬的样子，用甜蜜的安慰让我在沙发上半躺下来。突然，她扔给我一块黑乎乎的东西，那东西极其沉重，猛地落下，差点砸断了我的肋骨。我愤怒的直起身来。表姐却温吞地说，反正你毕业还没找工作，去这家杂志试试吧，里面全是美女，让你把烦恼抛去九霄云外。

我这才意识到那块即将砸断我肋骨的玩意是本杂志。仔细一看，九月号，九百页，夜晚真的可以用来防身。为了反对种族歧视，向黑人为时尚界作出的贡献表示敬意，本期杂志全

部全启用黑人模特。连封面也黑得让人联想到非洲肯尼亚贫瘠和血腥的土壤。

在我黝黑的迷惑里，“VG”两个烫金印刷体从封面跃入眼球，仿佛百老汇一场五彩灯泡的大幕即将拉起。

第三章

在一切就绪之前，我找到一个装满月球明信片的盒子。

我把所有的应聘资料准备完毕，想找一个袋子把它们融为一体。英文和中文的个人简历表。大学时创办的杂志。身份证的复印件。大学本科的学位复印件。总之，我使出了浑身解数来告别此刻的生活。我环顾四周，最终从书柜的顶端发现了这个月宫宝盒。这是两年前五道口一个韩国人开的文具店买到的。我把里面的行色各异的月球明信片拿出来，一张一张地从眼前掠过，直到把目光聚焦在盒子封面空旷而孤寂的月球表面。一瞬间，我就认定它能给我带来好运气。这是上帝通过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指引我脱离不幸。我把所有的资料放进去，立刻拨通了快递公司的电话。

在他们上门取件的时间里，我回想起表姐谈论《VG》杂志时的表情。那是一种近乎向女神膜拜时的神魂颠倒。

她说，如果巴黎代表法国，伦敦代表英国，那么《VG》杂志就代表全世界。

这是一本创刊于 1895 年，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时尚杂志。没有它，就没有二十一世纪的时尚。表姐如坠梦中地说，你会看到世界上最美艳的模特，最有风格的设计师，跟才貌双全的美女编辑混在一起。

在十八个小时之前，我从她的纹身店走出来。几乎想都没想，就准备奔赴这片我不甚了解的区域。对我而言，去一本美女如云的时尚杂志和剃光头发出家当和尚没什么区别。目的地并不重要，如何迅速地让懦弱和安逸吞噬掉自己才是关键所在。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总是想象这份简历的旅程。它被压在快递面包车最底下，在漫长的黑暗以后再遇光明。它在快递中转部的无数双手间传递，被盖上印章，最后分配给本该晚上回家陪伴老婆的一个送件男人。他皱着眉头，看着突然新增的六七分快件。如果他不失去这份工作，就得按时把它们送到。他拿着它，走进北京最繁华的摩天大楼，让应该阅读它的人在签收单据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那位坐在豪华转椅上的神秘人物，会从朝向玻璃墙面的位置转过来，告诉助理是不是需要约见。

我不知道这种想象是否成立，但是一个星期以后，我仍然没有接到《VG》杂志的面试电话。我心灰意绝。于是准备动身前往少林寺。希望他们的 CEO 施永信能接纳我这个软弱无能的年青人。就在我准备打包走人的前一天，手机悬崖勒马般的响了起来。

我把时间和地址直接记在手机上。面试当天，我起得很早，把手机扔进口袋深处，抱着滑板，挤入人潮汹涌的地铁 5 号线。从国贸出口重见天日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自己目眩神迷起来。一种巨大的陌生感包围了我的身体。CBD 像是一座繁花似锦的地狱城。豪华的私人汽车成排的淤结在城市的血管里。商业 LOGO 如同异色的幽浮在头顶横冲直撞。两个街区之外，CCTV 新大楼作为这里怪异摩天建筑的杰出代表仿佛一条钢筋水泥的蓝色内裤，反射着金矿般的光芒。这种颜色极其融洽地跳跃在蚁群似的行人眼球里，他们从南北到西东，天罗地网地占据了地面所有的缝隙。淘金者们急速地穿梭在彼此之间，像是一种瘟疫，控制了神经末梢的速度机能。

我沿着街区往下走，分别遇见了一个穿着破烂唱着昆曲的疯子和一个浑身烧伤皮肉模糊的乞丐。还有一个黑衣人，黑包黑帽黑眼镜，除了皮肤以外一切都是黑的。在我走到凯仕大厦的旋转大门以前，他一直跟着我。

好在这种焦虑很快就被一种自我否定所取代：我在迷宫般的大堂里不知所措，甚至连电

梯也找不到。迫不得已，我必须向门卫展示我的愚蠢。向前，左转，他说，再向前，再左转。

按照他的指点，我很快找到电梯。在服务台登记完毕，我拿到一张蓝白相间的卡片。没有它，我将不能使用眼前 ABCDEF 电梯中的任何一个。按下要去的楼层以后，我漫不经心地扫过楼层信息牌。我发现《VG》杂志属于凯仕公司。18 到 25 层都是他们的。从 26 层开始，是花旗银行。这预示着未来我很可能会被埋在一堆钞票底下工作。

在我走进电梯即将关门之即，一阵混合着栀子，紫罗兰和浆果的气味像夏末池塘边的水草一般吹散了我头脑里的美元。是 Marc Jacobs Dasiy 的香氛。请等一等，不好意思。声音柔美中有一点俏皮。它的主人穿着 Alexander McQueen 的灰色雪纺裙，搭配一条同样色调的束腰，一双 Yves Saint Laurent 的黑色高跟鞋。尤其是她悬在耳垂的一头银色卷发，看起来绝对是位来自慧星的美人。我想起了约翰·厄普代克《巴西》里的魔幻场景，暗自庆幸遵循表姐的职业建议是多么幸运。这样的小姐不但能给你消愁解忧，说不定还是一位在人猿星球冲锋陷阵的宇宙女战士。我把滑板朝内移开，后退一步，欢迎孤单电梯旅行的这位同伴。

我还不知道，几百个小时以后，这位女郎会成为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她身上聚焦着我所有的好奇心。我的目光牢固的吸附在她的背影上。外星小姐一手拿着手机说话，一手跨着 Chanel 菱格纹手袋。她回头甜蜜地微笑，轻柔把银色发丝摆向右边，试图向刚才突如其来闯入致歉。这让我有机会看到她的脸：并不是超凡脱俗的美艳，但却清新恬静，仿佛时间变幻的云层。电梯平稳上升。寂静地空间里连她通话间的微小喘息都听得异常清楚。我低下头，准备继续体验这种美好，可是她的声音瞬间变得急促起来。

我没告诉你吗，小甜瓜，荒木经惟不喜欢戴胸罩的女人。电话那头的另一个女孩说。

你当然没告诉我，控制狂，我还有五层就到了。她有点担忧的看着电梯数字的增加，但并不失风雅。

怎么办，他已经站在电梯口了，这个采访对我们很重要。电话那边有些声嘶力竭。

这时外星小姐突然关掉手机，转过身来。这个举动让我一时不知所措。她把手机装进手袋里，然后递向我。帮我拿一会好吗，滑板男孩。说完，她迷人地一笑，像一阵风尘划过林木。我想我没法拒绝这个微笑。她又转过身去，拉下雪纺裙的肩带。雪白光滑的后背彻底地裸露在我面前。我把身体向左倾斜，想从肢体行为上证明我在道德上正确立场。但是余光却不由自主地在她银色的头发边打转。她把双手背过去，解下胸罩，套上肩带，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十五秒之间。在电梯的门敞开的瞬间，她已经把胸罩塞进手袋里，风情万种地迈向另一头等待的被访摄影师。她回了一下头，对我挤眼眸，用口型无声地说了句谢谢。

从一头到另一头。她带着飘摇的裙摆穿过一个巨型的广告牌。是 TIFFANY & Co. 策划的一个市场活动的广告牌。上面用爵士灯管般的字体印着“北京甜心”。

在电门关上之前，我用双手摆出一个照相机的姿势，对准她的背影，食指喀嚓一下，希望自己能永远记住这幅霓虹般的图景。

电梯继续上升，在这短暂的回味里，她的身影变的金光闪闪，跟那些爵士乐灯管纠缠在一起，让人想起 Tanqueray 杜松子酒独特的甘冽与清甜。可电梯的门再次打开时，一个被机器锻造过的微笑占据了我头脑所有的空间。这来自于 21 世纪的职业女性。这位凯仕集团的 H.R 专员在确认了我的身份之后，迅速又敏捷地带领着我穿过人来人往的通道。

她的话语很密集，我没法再分多一点精力注意到身边的环境。所有人都在用光速行走，这里的一秒，似乎人间就是一年。她穿着 Maison Martin Margiela 的白色上衣和 Hugo Boss 的长裤，简洁干练地像是要去给一个垂死挣扎的病患打针。

虽然机关枪般的语速让我一时很难跟上，但是我抓住了重点。在“卜啦卜啦”的公司简介和杂志历史的介绍，以及潜伏在其中的那种如果我被录取我将会多么荣幸的高人一等之外，她说，我们收到了你的简历，你应聘的《VG》杂志人员已经招满，我们把简历转到了《VG》男士版。它的主编对你很感兴趣，所以叫我们约你面试。不过……

她突然回过头，停顿了一下，从头到脚望了我一遍，然后像是被电闪雷鸣所拥促，继续快步走起来。她一边走，一边有些腔调古怪地说，作为你初入职场的朋友，我想给你一些建议，以便帮助你以后在《VG》的职业生涯里走得更好。规则一，扔掉你手上的小怪物。

说完，她再次突然转过头，抢走我拿在右手的滑板，顺手仍在了旁边的空文件箱里。然后她昂首挺胸，为周围的人绽放即将去为病人打针式的微笑。刚才略微有些激动的语气，马上就被职业化的美好情操所平息。规则二，她说，以后请你注意自己的职业着装，你知道《VG》杂志引领了全世界的时装潮流，我们不欢迎前来损害这一声誉的街边杂耍艺人。

说完这些话时，她的脸上还是微笑。这让我心生恐惧，我想起美国的恐怖电影《Dead Silence》里那个总是在不断屠杀的吊带木偶。它每时每刻都在微笑。这一刻你还把它拥入怀抱，下一刻你就已经四分五裂。但是我表现得非常平静，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成群的美女中稀释悲伤的希冀转变成了绝望。当时我所有的思维活动都围绕着如何找个理由脱身而出。

但当 H.R 小姐告诉我，虽然《VG》男士版关注的是全世界的时尚潮男，但是作为《VG》杂志的一部分，两本杂志会有非常紧密的合作。这无疑让一个万念俱灰的人找到继续活下去的理由。那一刻，我感到了生命还在继续燃烧，金发红发黑发白发的泳装美女在向我招手，英国的苏珊大妈在那场众所周知的选秀节目里高唱着《raisemeup》。

直到见到《VG》男士版主编的那刻，我才知道，刚才的自己完全是一个对时尚杂志一无所知的臭小子，而我的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H.R 小姐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都把时尚想得太过简单和简易，正如我们那颗乱糟糟缺乏智慧的脑袋。

《VG》男士版的主编，是一个四十岁出头的中年男人，叫白云山。在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有些紧张无措地把双手插进有破洞的牛仔裤口袋时，他正在用景泰蓝的碗喝粥。他穿着 Hedi Slimane 设计的黑色西服，Salvatore Ferragamo 的白色衬衫，打着 Dolce&Gabbana 的黑色领带。他把双腿搭在桌子上，让我有机会注意到我们唯一的共同之处，是他脚上那双 Converse 的帆布鞋。看到我进来，他放下腿脚，愉快地站起来，向我问好。好象一个顽皮的坏孩子。

白云山精神气很足，看上去比实际要年轻五六岁。声音有一种淡淡的南方口音。动作简洁，懂得收敛。他把喝粥的碗向桌子中间推了推，然后问我：“你觉得一碗粥应该有多少东西构成？”

我没想到我们之间的谈话居然是从喝粥开始的。我努力寻找自己与粥之间的记忆。水和米，或许加点糖。我说。

“你觉得我的这碗粥里是米水糖？”他的神情好象有些失望，不过马上又恢复正常。

自来水。大米或者小米。白砂糖。我进一步解释我的答案。这是我竭尽全力回想外婆熬粥时的背影得来的结果。

“让我告诉你这碗粥里有什么。”白云山把碗端到了我的面前，声调微微下降地说：“这里面有百合干 3 片、黑豆 7 粒、黄豆 7 粒、绿豆 7 粒、玉米 7 粒、荞麦 2 克、红豆 7 粒、大米 1 克、小米 1 克、紫糯米 1 克、高粱米 1 克、蜀黍 1 克、小黄米 1 克、糜子米 1 克、莲子 5 粒、葵花子 7 粒、南瓜子 7 粒、薏仁米 2 克、花生 7 克、核桃 2 个、大枣 2 个、黑芝麻 2 克、白芝麻 2 克、人参果 2 个、干山药片 1 片、首乌粉 7 克、山楂 2 片、葡萄干 7 粒、枸杞子 7 粒。”

白云山说完，又喝了一口粥，慢慢地说：“另外，这里的所有食材都是有机食品，水是矿泉水。你听说过有机食品吗？”

此时的我，已经快融化成一碗粥了。但好在读过有机食品的报纸文章，简单地描述了几个有机食品的特征。这让他的脸色有了微小的转变，他说：“虽然你的第一个答案很让我失望，在这段时间来面试的人里，你是第一个回答出有机食品正确含义的人。”

他把粥放回桌面，把那张浩浩荡荡的食谱抛在脑后。“你知道，我们的杂志要为中国

新富阶层描绘一种理想的生活，提供有品质的精神养料。”他随后话题一转：“我看了你的那些校园刊物，尽管稚嫩无比，但是我还是在其中发现了我期待的某种东西。”

也许，正是这种他“期待的某种东西”让我们有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长谈。我们从《寂静的春天》这本书聊到无神论的信仰；从《哈里·波特》的电影到卢旺达大屠杀；从巴黎时装周谈到菲尔浦斯。从巴伦·德霍尔巴赫到 nerve.com。

在这些谈话里，我能感觉到他身体里持续存在的青春意识和理想精神。这让我想起了北野武《坏孩子的天空》里那对出生入死的兄弟。也许，我让他想起了那个时代，坐在自行车后座，一起在文革时逃学的好朋友。在那些很久以后会被当作废品变卖的杂志里，他找到了一点自己过去年月的幻影。这种幻影很能让人沉醉其中。但最后，作为我们谈话的终结，一种极其理性的告别让刚才的慷慨激昂变得静如水气。

白云山像是一个刚从奔放的音乐剧卸妆走出剧院的男主角，绅士般地和我握手，把我送出办公室，他说，谢谢这些杂志，以及你的到来。请静候佳音。

五天之后，在凌晨二点二十五分，我已经彻底与现实世界诀别的梦境里，白云山用手机把我召唤回来。我们又一次在电话里聊了一个小时。挂上电话之前，他告诉我，明天带着你那个狂野怪异的大脑来上班吧。

凌晨四点的时候，我再也无法入睡。我拉开窗帘，让夏季的夜风轻轻地抚摩着我的头发，在渐渐点亮的光霞中，等待自己走进白云山身后的神秘世界。

第四章

就像德鲁克大叔在《功能社会》里所言，任何就企业就像是一台巨大的机器，我们在其中就一颗小小的、小小的螺丝钉。我站在高耸入天的凯仕大厦门前时，一直在想，我这颗平凡又卑微的零件在这个美国犹太人创始的工业流水线上究竟会怎样卡入它应有的位置，然后在轰隆不止的齿轮和轴承之间，飞速的旋转起来。

时间是早晨六点。CBD 的街道上还空空荡荡。神经质的失眠让我搭乘了最早的一班地铁来到这里。一会儿，这儿就会变成世界末日。无数蜂拥而至的人从天而降，像躲避外星人攻击般地四处窜逃。但此刻，四下悄无声息，变成了一个被抛弃的星球。

一张被撕碎的支票残渣借着南风飘落到地上。我蹲下来，仔细地看这个碎片，它就像我一样，在命运的风尘里被鼓噪地吱吱作响。它向前几步，又向后退去，最终飘向上空，我也随之起身，抬头仰望。在空中，它不断地转圈，飘忽不定，升升沉沉，穿过凯仕大厦顶部一座皇宫型的雕饰，和金碧辉煌的楼体，在刺眼的反光中消失不见。

和任何初入凯仕集团的新人一样，我作为最新的菜鸟被介绍给公司的各个部门。我和 H.R 小姐钢铁般的微笑一起，巡游了凯仕集团的四本杂志《VG》、《VG》男士版、《浮华世界》和《魅力》。还有公司的财务部门、法务部门、网络部、广告部、市场部、运营中心、调研中心等等五花八门的设置。这花去了我一上午的时间。我遇见了几百张脸。拿到一张几百个名字的公司通讯录。还有一张凯仕王国的公民居住证——一张白色的门禁卡和黑色的挂带。我们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来表示对公司的忠诚。

我得到一份为期三年的合同。合同写的职位是：助理编辑。中午，我带着项圈般的挂带和花旗银行的一群白领窝在凯仕大厦地下一层的一个快餐店里，很不自然的吃完了一个培根三明治。我像失去控制的机器人一样，有些失魂落魄地向曾经的滑板男孩告别。在座位旁边的玻璃镜子里，我看到自己成为了一个身穿白色衬衫、配戴领带的 23 岁的外企男人。那一瞬间，有电流在我的身体里经过，我像擦去一个错字一样地把玻璃抹了抹。

在玻璃的另一头，是“大食代”。它已经成为了凯仕大厦员工们的食堂。每到中午，这里就变成了联合国。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在凯仕大厦上半的驻京员工，都将汇聚在这里。英语、日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和阿拉伯语，还有某些无从辨别的外星语言，一起混杂在杯盘碗碟之间，形成奇形怪状的声波图谱。

直到下午，我才有时间把《VG》男士版的杂志区域仔细侦查一番。我的好奇心来源于童年时旺盛的想象力。这本制造世界时尚的杂志和它那保护森严的编辑部总像某种森林深处的传说，让人有种寻根问底的探索欲。

《VG》男士版和《VG》杂志的办公区分别位于一层楼的两边。就像男性和女性的基因排列一样，两本杂志的内容构成一个针对女性，另一个则相反。《VG》杂志几乎在所有重要的国家都有不同的版本，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是美国版、意大利版和英国版。而《VG》的男士版属意大利版最为出色。中国版的《VG》男士版虽然创刊时间不长，但已经是中国男性时装杂志里最有分量的一本。据说每年《VG》杂志都要召开全球主编会议。凯仕集团每次都会选择一个不同的国家。各个版本的《VG》主编都会齐聚一堂。那种风景总是能掀起时尚圈巨大的波澜。好事的时尚周刊记者会评价哪个主编最会穿衣，哪个主编最性感，哪个主编的发型最怪异和哪个主编最乡土。有些偷拍的照片，会被放在 Style.com 上。

这是属于时尚魔头们的年终盘点。他们在时尚界的地位也能从某些细节中一窥究竟。比